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小康路上忆吃糠

秦永培

像我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对于今天小康生活的幸福美好,体会是最深刻的。

这里单单说吃。以前我总羡慕在电影、电视镜头里看到的外国那些达官贵族们的早餐:两片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谁曾想,曾经梦寐以求的精致早餐,在不经意间已然悄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同样也飞入了我周围许多寻常百姓家。我家目前大大小小五口人,我称称早饭已经达到三五牌标准了:一个鸡蛋、一个面包(包子)、一杯牛奶,人手一份。当然,外孙除此之外还要另加水果,而且每天不同样。对于中饭和晚饭,则严格按照好与少的大众口诀执行,即中饭要吃好,晚饭要吃少。确实,步入小康生活的人们现在已不再追求吃饱,而是在追求每餐营养配比的均衡,荤素搭配的合理,提倡吃出健康。吃讲究营养,已不再是一种奢侈,粗粮野菜,亦登得大雅之堂,它恰恰是小康生活的一种真实体现。

说到这些,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往事。

农村有句俗语,荒三春苦八月,意指春夏和夏秋之交青黄不接,是最苦最煎熬的日子。那个年月每逢家中粮釜见底时,给饥肠辘辘的肚子充饥的各式食物便粉墨登场了,唱主角的永远是糠,还有荷花浪。

糠是一种饲料,专喂猪、鸡、鸭、鹅的。尽管如此,在那个时期糠也是计划供应。而每到家中揭不开锅的春三头,糠就成了饱肚充饥的口粮。

荷花浪又叫红花草,那时各生产队都有种植,其用途是将之与河泥混合后窖在草塘里发酵,蒔秧时撒到地里作为水稻田的基

肥。等田埂上可用来食用的一种叫棉花球草,以及乌鹊棵等野草都被吃光,放眼望去,便只有荷花浪鹤立鸡群似的长在那里。荷花浪是队里种的,不允许私自收割,但总有些饿急了的人,会趁割猪草的时候顺手牵羊扯一把荷花浪,胆子大的甚至偷上一篮也不见怪。生产队干部也并非放任不管,但社员家庭的实际困难摆在那里,要想杜绝这种行为似乎不够人性化。后经生产队研究,干脆决定隔三差五有计划地收割些荷花浪,按劳动力和人口分给社员,这样既能防止私自私采,又能帮助大家共克时艰。

本着节省的原则,智慧的巧妇们,往往能做出口味还算不错的无米之炊来。譬如做糠粉荷花浪团子,先把荷花浪洗净后在开水里一烫,捞起挤掉水分析碎,加盐搅拌均匀捏成丸子,放到糠窝里来回滚动,黏上米糠并待其吃足水分后,再轻搓一下压实整形,糠粉荷花浪团子就做好了。锅烧旺火蒸十五分钟,待揭盖起锅时,便有青香扑鼻而来。还有荷花浪米糠糊粥,更是一度登上村上大多数人家的共同食谱。

那时小弟还未出生,我家兄弟姐妹六个也不算少了,母亲做一次糠粉荷花浪团子,大家也就只能分到二三个,根本放不开肚皮吃。而母亲呢,忙乎了半天,顶多只肯吃一个,有时甚至一个也捞不着,她连连说你们吃,等会儿再做。那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现在想想其实是母亲的托词,真是对不起已去了天堂的母亲。我时常想,要是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能够感受一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日幸福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常州儿女 / 艾英

6月22日早上8点多,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河北作家转发的河北日报客户端文章《人生正气歌》,得知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栏主笔储瑞耕先生,因双肺严重感染,医治无效,于当日6时11分与世长辞。

中午,我在朋友圈发微信:今天上午得知储老师逝世消息,查询资料库,找到1998年我负责《常州日报 延陵周末》头版《天南海北常州人》时采访储老师的文章,他是武进人,还有为储老师开的专栏,他在晚报上的其他文章,2003年我负责《常州晚报 大特写》版时,写过整个整版。

一时间,好多常州和外埠朋友在微信上留下悲伤、遗憾、祈祷的表情。常州晚报编辑杨东梅留言:我用过他的稿子,当时他多次给我投稿,而且特别有趣,从不追问稿子,为人处事让人尊重、敬仰。我回复她:他是名家了,我们稿费不高,他给我稿子,只是出于情谊。她回复我:所以这么多年过去,我对他记忆犹新,他人真是不错。

1998年,我在日报周末部做记者、编辑,负责《常州日报 延陵周末》头版。新年伊始,分管周末部的日报副总编辑朱琪、主持周末部工作的张政,提出拓展周末版人物报道思路,决定开设新栏目《天南海北常州人》,推出天南海北的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常州籍新闻人物。

在新闻界、杂文界颇有影响的《河北日报》总编办公室主任储瑞耕从此进入我的视野。我从报刊了解到:储瑞耕1946年出生于武进漉里,他尚在母腹中时,担任新四军班长的父亲就牺牲了,年仅21岁。他1970年8月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先后任秦皇岛港务局、秦皇岛市委、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日报社工作。他是《杂文报》创始人,长期主笔《河北日报 杨柳青》言论专栏。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接到武进一位通讯员的电话,说储瑞耕春节期间将回常探望他的寄娘(养母),如果有时间可以采访,我当即请对方帮我联系。初五那天,我坐着朋友的车来到漉里镇,见到了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的储老师,当时我感冒、发烧,但我们聊得非常愉快。我还随他和夫人一起在他寄娘家吃午饭,饭后又聊很长时间。随后我写出《时代的歌者》一文,刊登在2月20日《常州日报 延陵周末》头版,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1988年初,储瑞耕从杂文报社调入

新闻地处钟楼区西北部,新闻人把集称为落,赶集叫到落上去。

吕墅桥的落,似乎是新闻周边最大的集。总记得奶奶问:明天是吕墅桥落上了吧?爸爸拿出日历翻翻,便开始自言自语,盘算着要去买些什么。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出门了,总在午饭前回来,带回家里需要的东西,有时是一窝小鸡,有时是白菜籽、茄棵(茄子秧),或者是扁担、草帽、簸箕、篮子,还有小猪。总之,爸爸买回的基本都是所谓生产资料,从来不给我买吃的。有一次,爸爸从落上回来,递给我三只苹果。我还没来得及接过苹果,就听他说:苹果皮别扔,留着药老鼠。原来家里老鼠横行,爸爸特地从落上买了老鼠药回来。

那时候,吕墅桥每月农历逢五逢十都是落,但可买的东西也有季节性和地域性,所以爸爸除了光顾吕墅桥的落,还会去薛家桥、小新桥、安家舍等地方的落,在不同的落上买回需要的东西。但爸爸似乎从不去卖东西,我记忆里唯一拿去卖的是一只家养大的猪。卖猪不要走远路,只要拿到新闻街上。镇上于1980年7月起开设了苗猪交易市场,每月农历逢三、九交易,各家

方言,是指与标准语(普通话)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语言。常武方言中许多词汇很有特色,尤其是方言地名。

岁,缓说数。新北区万绥,原名万岁镇,因梁武帝萧衍和齐高帝萧道成等萧姓帝王而得名。因岁和绥同音,后改为万绥。当地人不说岁和缓,而说数,万绥被说成万数。这是为什么?原来,万绥和丹阳交界,那里的口音把岁说成数。你几岁了?说成你几数了?新年新岁,说成新年新数。想想也对,我们常州人不是把岁说成数吗?岁、绥和水同音,所以,岁和绥也被说成数,万绥就成了万数。

迈答之谜。有的常武方言与传说和异地方言有关,听起来如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实在不好理解。例如离淹城不远的卢家巷,有一个万塔村。按例,常武方言应说万塔,可当地人却叫迈答。这就要从万塔的传说说起。传说梁武帝大通年间,常州门外山河寺(现万塔村所在地)寺庙造得金碧辉煌,为江南之最,只可惜有庙无塔。梁武帝对寺庙事情特别重视,即下令在此造万座宝塔,山河寺因万塔,而名扬天下。后经风雨战乱,沧桑变迁,万塔最终化为尘埃。直到南宋淳祐年间,有个阳湖县,在塔林废墟上建起一个村庄,取万座宝塔之意,村名就叫万塔。该知

亦师亦友储瑞耕

河北日报社。报社编委会决定由他主笔恢复该报60年代曾有过的《杨柳青》专栏,他立即表示接受这项任务。

为了写出新鲜活泼、有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文章,他经常深入河北省的工矿企业、乡镇农村,了解人们现在在想什么,有些什么观点和疑虑,有什么新的做法和经验。用他的话说,这是到生活中去,摘取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正因为坚持到生活中去,储瑞耕主笔的《杨柳青》专栏言论触及社会的热点、难点、疑点,诸如改革开放形势、党风和社会风气、下岗和再就业等等重大问题都

储老师寄去一本。工作、写作十分忙碌的他认真地读了,还写过一篇《自我导向》的文章,刊于1999年4月29日的《中华新闻报》上,其中写道:

有一个问题我以为不可忽略,那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自我修养、自我锤炼、自我陶冶,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心灵和行为也有一个导向,我姑妄言之,自我导向。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书《寻找五瓣丁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作者系《常州日报》社会新闻部副主任张乃英(笔名艾英)。张乃英说她自己是一个城市风云变幻的记录者,一个用文字营造种种不同世界的人,我想是



2003年10月,作者(左)采访储瑞耕。

有几篇、十几篇的连续性评论,议百姓关心的事,说百姓心中的话,与人民的距离近,因而在群众中有声望。

《杨柳青》1994年度作为新闻改革典型经验,上了《中国新闻年鉴》,并获1995年度河北省优秀专栏,许多文章引起轰动,其中《谁来管技术权益纠纷》和《就同大款 交朋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分获1992年度、1996年度中国新闻奖。

我把报纸寄给储老师,他应该会比较满意。此后储老师与我一直保持联系,亦师亦友。他寄给我《储瑞耕文集》《心灵原稿》《杨柳青》等作品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寻找五瓣丁香》出版,也给

不错的。她还说,在文章中融入强烈的感情,语言力求婉曲动人,因为惟有这样,才能吸引人、感动人,并且具有一种美感,有一种教育引导作用。我想这尤其是对的。

后来,我知道,从1998年6月至2004年7月,储瑞耕在《中华新闻报》上开设《观边杂俎》专栏,说媒体、聊新闻;谈记者、论编辑、言写作、讲文风。写到我的正是其中的一篇。

我1999年转岗到常州晚报工作,2003年10月起负责文化、副刊工作,并编辑《延陵》文学版和《大特写》版。文学版刊登杂文,我向储老师约稿,他非常支持,发过很多杂文和新闻评论给我,如《生命的

生活琐记 / 谢燕红

新闻及周边的集与节(上)

养大的猪也在这里交售给国家。每到交易日,满村都是猪叫声,好多人家都捆了猪去卖。最先的卖猪方式是猪捆捆好,放在土筛里,两人抬着或轮流挑着去卖,后来就有了板车。我妈妈在厂里上班,家里很早就买了自行车,我家卖猪是用自行车推着去。先在自行车后的书包架上绑上一块木板,把猪捆了捆在板上,妈妈在前面推车,爸爸在后面扶着,一路走到新闻。如今,每月1日和6日新闻还有落,地点离爸爸住的地方不远。爸爸已年过七旬,身体硬朗,仍然会去赶各处的落,但基本看的多,买的少,十年前,老家已拆迁,没有了可种的田,爸爸也无需购买相应的生产资料了。

关于这个LUO(去声)到底怎么写,我尚未找到文字记载。写成落,是别人指点,他解释说,集是人们进行

物品交易的地方,最初是附近各村的人将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拿出去交易,得有个公共的场所,形象地说,就是首先得有个落脚之处,故写作落。萧公权先生在《中国乡村》一书中集多种史料证实,中国最早的集场,最初都在桥上举行。这也不难理解,在更久远的年代,人们运送物资的主要方式是漕运,桥连接大河两岸,即是两岸人往来的必经之路,人流量大自不必说,南来北往的船运来物品,停泊在桥边,也便于将物品送上桥去交换。如此推断,这个LUO写作陆,大概也不错。吕墅桥的LUO写作陆,似乎证据凿凿。此桥横跨德胜河,德胜河南通京杭大运河,北接长江,周边又有数条小河与之相连,成为贯通新闻水域的一大干流。吕墅桥LUO上那天,售卖各色物品的地摊从桥上铺展至桥两岸

承受力》《关注民生》《钱是什么》等。

2003年10月,储老师再度回常探望养母。前一年他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该年度中国报业唯一获此殊荣者,他还被表彰为该年度全国新闻十佳工作者。这一次见面采访后,我写出《储瑞耕:用笔和心为时代鼓与呼》的大特写,4000多字的文章分为四部分,写作为烈士后代的储瑞耕人生态度的坚定和事业追求的执着,他在新闻评论和杂文领域的成就,他在新闻采访和写作的同时为百姓解决问题的事迹,他忘我工作的内在动力,他的历史使命感 and 时代责任感。我由衷地感到,储瑞耕是一个理智而热情的时代歌者,他用笔和心为时代鼓与呼,是新闻界的楷模,也是我人生的榜样。

2005年,常州晚报开设《专栏》版,每个月有两位作家上栏。12月,储老师的《传统与进步》《当前与长远》《经济与进步》《道德与法纪》等四篇文章在《专栏》亮相。

2010年起,常州晚报开设《观点》版,由编辑杨东梅负责版面,储老师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通过邮箱给她发来多篇稿件,有《论大家帮》《好人好报论》《盘点身边的不文明》《网络谣言的起因、危害及末口》等。

2012年11月7日下午,在第13个记者节到来之际,常州日报社邀请 稻畜新闻奖获得者储瑞耕老师,为业务骨干和年轻记者编辑作专题讲座。知道储老师来报社讲座,我也参加了。

那次,储瑞耕主要讲如何将新闻战线走转改,推向纵深的主题。结合自己多年新闻实践经验,储瑞耕再次提到他的花环论:到现实生活中,撷取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

讲座中,储老师还点到我的名字,举出我两次采访他的例子。会后,我与储老师聊了一会儿。储老师告诉我,他退休后,除了写些新闻评论,就是传经布道,到大学或媒体演讲,传授他的新闻理念、采访和写作经验。

2015年4月,我去石家庄看望大学同学,与储老师通过电话。储老师邀请我到 he 常住的河北平山温塘做客,因时间紧张没有去成,让我深感遗憾。

用笔和心为人民鼓与呼,使自己的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储瑞耕做到了! 作者供图

偷粪

要说偷粪,现在的年轻人听了恐怕要把大牙笑掉。可在上世纪60年代,确实有偷粪的,而且不是个人偷,是集体偷,是生产队偷。

1966年冬天,我读初中二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便歇在家里了。一天晚上社员们在我家评工分结束后,队长便安排明天去常州偷粪的工作,五个人,四个人用粪桶挑粪,一个人望风。确定了四个壮劳力后,队长刚好看到我,就说:你去帮着望望风吧!我问队长:望什么风啊?风能望见吗?望风干什么?队长说:望风不是望风,是望人!我说:望人就是望人了,咋叫望风呢?队长说:好了好了,不叫望风叫望人!我问队长:望什么人啊?望谁啊?队长不耐烦了:你真笨!我们去城里偷粪,是偷!城里人看见乡下人偷粪是要抓的,所以要站在离厕所远一点的地方看着,看见有巡逻的人来了,通知一声赶快逃。我说:哦,我明白了。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年头乡下农民种庄稼肥料不够,所以乡下人在冬天农闲时就去城里偷粪,粪偷回来闷在粪池里,待来年开春加水稀释后浇在麦田里,那绿油油的麦苗就会呼呼地往上直蹿。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了。我们村边有一条大河直通常州,水路大约100多里,起早开船,天黑前就可赶到常州了。五个人上了水泥船,河边岸上有纤路的地方,三个人上岸背纤,一个人掌舵。没有纤路的地方两个人一班轮流摇橹,我人小,一个人坐在船头晒太阳打瞌睡。约莫傍晚四五点钟太阳快要落山时,船进了常州城区的河浜。船上的人们轻车熟路,将船停靠在西瀛里一个叫表场的码头边。这个码头是常州最大的客运轮船码头,在这附近挑粪上船十分方便。这时天刚擦黑,街上还有人,偷粪要到晚上九点钟之后街上人少的时候才能动手。大家定下心来地淘米烧晚饭,船上垒着现成的土灶,河水的水还够得上清澈。晚饭吃好后,大家又钻进船头和船尾的两个舱洞里眯上一会儿,养精蓄锐。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冬天冷,街上行人已寥寥无几。大家挑着粪桶和粪勺上了岸,熟门熟路地跑到了距离码头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安排我在离厕所不远的马路对面望风,告诉我如果看到有套着红布套打着手电的人过来就赶快通知

他们,那是街上值班巡逻的人,其他路人不要紧的。安排完后他们四个人就开始一担一担地把粪挑到船上倒进中间的舱位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我老远看到一个戴着红袖套打着手电筒的人向这边走来,这时我连忙压低嗓音叫唤:扯呼!扯呼!我喊了好几声,扯呼,他们都不逃跑,说时迟那时快,那巡逻的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一下子逮了个正着。巡逻的人把他们带到值班室,给他们学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番才放他们走。

四个人回到船上把我一顿臭骂,说你望风,你望的什么风?巡逻的人来了不通知我们。我说我叫了半天,扯呼,你们不逃还怪我。他们说你扯呼个屁,鬼知道你叫扯呼是什么意思啊?哎呀,这些人竟然连扯呼都不知道,那《水浒传》上描写望风的人,通知小偷撤退都叫扯呼,偷东西的人一听到叫喊,扯呼,就立即作鸟兽散了。于是我对他们说,《水浒传》上的扯呼,就是说有人来了赶快逃呀,你们不知道啊?他们说鬼知道啊,我们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也没看过《水浒传》,你要预先跟我们说好的哎。大家数落了我一顿之后,看着船上只有大半船舱的粪,还没有满,来一趟不容易,不能只装半船回去,这里不能偷了,得换个地方。五个人把船再往东开过去,说五角场那里有个大厕所,也比较偏僻,可能没人值班巡逻。两人摇橹,两人撑篙,我一人坐着,船开到五角场那里停在河边上,那厕所离岸边较远,四个

人又轮番挑粪倒进船舱,眼看船舱满了,天也渐渐亮了。五个人赶紧上船急匆匆摇橹返回。出了城河,太阳也出来了,将船泊在一个岸边,开始定下心来地点火烧早饭。又是一天路程,返回时重船比空船走得慢,到家已经半夜了。

第二天早晨,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全部到船上挑粪,倒在一个大粪池里。晚上记工分,劳动一天10分工,我打对折5分工。到常州偷一次粪来回算三天的工分,他们大人三个工,就是30分工。我只有15分工,由于我望风失职,还被扣掉了3分工,实际只得到了12分工。虽然我的工分少,但我已经很满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挣到生产队的工分,有意思的还是偷东西得到的。

地方的人都晓得,但如果问午桥,就不一定都知道了。我们不妨把一二三四五几个数字,让村里老人念一遍,一定是一尼三四哪,这说明五在常武方言中普遍说成带点鼻音的嗯,或衡。按照甲等于乙,乙等于丙,那么甲也等于丙的类比推理,五在常武方言中音同嗯,而吴和午与五同音,所以吴和午也可说成嗯或衡,吴家村就说衡家村,午桥村就叫嗯桥村。

解姓说哈。有的姓氏在常武方言中有特殊读法。如夏溪镇上有许多人姓解,这个解,当地人既不说解放军的解,也不说普通话解姓读音,而是说哈,为什么呢?原来作为姓氏的解,在普通话中读谢,和毛蟹的蟹读音相近,而常武方言把蟹叫哈,所以就解姓说哈。

万数 迈答 及其他

常武方言拾趣

如上街、上去、上天等。上字在词的后面就要读酿,如街上、地上、天上等。地名也一样,上字在词的前面,如上店、上村、上家塘等村名中的上仍读上。而上字在词的后面,如坂上、窑上、水墩上,宅基上等村名中的上就要读酿。这词后面的上,方言依据的不是上,而是让,让一下的让,常武方言就说酿。

吴、午地名。有的字在常武方言中,只有出现在个别地名中发音独特。如与五同音的吴和午,一般只说吴和午,但有的地名中就说出带点鼻音的嗯或衡。譬如南夏墅有个吴家村,当地人叫衡家村,当然写出来还是吴家村。西夏墅有个午桥村,那里四乡八邻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不叫午桥而去叫嗯桥,那

谈天说地 / 莫金华

县是广东人,对外宣布时把万塔说成了迈答,人们据此都把万塔叫迈答,迈答村名就这样流传至今。武进城区周围的卢家巷、牛塘、鸣凰、南夏墅、湖塘一带人,现在仍然把万塔说成迈答,说万塔的大多不是本地人。黄、横不分。黄和横,在普通话里读音完全不同,可在常武方言中,黄和横读音不分,黄颜色的黄和横竖、纵横的横都被说成王。地名中横山桥、横林镇的横,与前黄镇、黄家村、上黄村的黄,都被说成王家塘、王下村、王允村的王。王、黄不分,黄、横说王。王字在常武地区多了黄和横两个兄弟,让许多外地人摸不着头脑。

上字两说。有的字在常武方言中,所处位置不同,其发音往往也截然不同。如上的上,上字在词的前面仍读上,